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五

總錄部

五十五

高潔

棄官

高潔

夫脩身立操不以窮改節砥名矯號不以利傷行瞬然高舉毅然有守義不苟取志不易常蓋夫潔廉之士篤尚清白者嘗從事於斯矣故曰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雖有饑寒之憂猶無滋垢之污故志愈高而行愈潔身益困而名益彰俾貪者勵其廉隅懦夫有所立志斯誠志士守道者之所趨也乃若不受其間遺靡干於鄉邑非其粟而不饗非其衣而不服介然自脩終焉彌固克尚貞潔非為華行亦何代無其人哉

伯夷叔齊處於孤竹孤竹國在遼西殷諸侯也伯夷亦齊其二子也周之將興也二人

相謂曰吾西伯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也今吾奚為處乎此哉

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沒矣沒終也武王即位至觀周

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

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要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葆

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共貢山名也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

殷常祭祀相奉桑林且私孟諸相言使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以為私邑為三書同

辭要西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

視而笑曰語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

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焉時四時也祈求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

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與正為正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

以人之痺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也僻邪也而遽為之正與治遽疾

也上謀而行貨阻兵而葆滅也行貨謂與高馬盟加三篲也阻依也葆時也割牲

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揚武王滅殷之夢以喜眾

民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亂以易亂暴以易暴也紹續也吾聞

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

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汗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

北行至首陽山而餓死

袁袿袿一作族目東方之士也將有所適而饑父之盜立見

之下壺殄以與之袁袿目三甫而能視仰而問焉子誰也曰我

孤父之盜立也袁袿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容有言之於鄭子楊者子列子圍冠蓋
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
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
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快樂今妻子皆有饑色
矣君過而遺先生入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
自知我也以人之言知我以人之言遺我粟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
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也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

漢田仁魯相田叔之少子叔卒魯以百金祠之仁不受曰義不
傷先人名

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

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止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涉讓懷

南陽博送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

禮卑行畏
終服也

後漢魯恭為司徒父為武陵太守卒時恭年十二郡中賻贈一
無所取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大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
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心志每
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

姜詩事母孝赤眉經詩里弛兵而過曰勿驚大孝必觸鬼神時
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後為江陽令卒

桓典字公雅大尉馬之子孫少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
遺一無所受任至光祿勳卒

李恂罷武威太守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公等各遣子饋

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闕下拾橡實以自資

吉茂脩行室如懸罄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

公沙穆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後奉孝廉高第為主事

檀惠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後補蒙令棄官去卒

閔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一云仲叔曰我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

客居安邑老病

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去客沛以壽終

袁闕字夏甫父賀為彭城相卒郡闕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累徵聘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喪父居無儋石而不受贍後終遺河間相

孫喬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屢困之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孫湛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

以節介氣勇自行後仕待中

桓礪避地到吳郡陽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卽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當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䟽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植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

魏管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共贖贈悉辭不受漢末避地遼東中國少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率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公孫度康恭前後所貨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初大尉華歆遜位讓寧不起後即拜太中大夫卒

焦光河東人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大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

范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大守張闕造之閉門不允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而能貧可以免

吳劉基字正輿年十四居父繇喪盡禮故吏饋餉父皆無所受晉王戎父渾為涼州刺史渾卒涼州故吏贖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名顯後終於司徒

田原六
劉寔為大司農以子夏罪免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反其餘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後大守陳楚迫為郡功曹

吳隱之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牙儲不取非其道後終光祿大夫

王裒字儒元城陽營陵人少立操尚隱居教授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不受

王舒字處明少為從兄敦所知及敦為清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為秘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眇焉益為敦所賞位至安南將軍監浙東五郡軍事

潘京字世長武寧人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耶京舉板答曰忠臣不得為孝子其機辨皆此類京位至泉陵令

周處仕吳為無難督及吳平生渾登建業宮醜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余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離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色

袁甫為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玠問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西河以常旱壽陽已東何以常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

亡國之音哀以思罪足彊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
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常滂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
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歎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
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踈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
歎其敏捷

孟嘉為征西桓溫祭軍人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
嘉荅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袁宏為大司馬桓溫記室謝安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揚州刺
史宏相自吏部即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
以卒迫試之臨別執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
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

謝玄字幼度與從兄即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
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住諸人莫有言者玄荅曰譬
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之後為左將軍會內史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
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帝悅其對歷尚書右丞
顧愷之為大司馬桓溫祭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
詩云山摧滇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
二百斛吟以辭之

南齊庾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見元元年刺史豫章王叶為驃
騎祭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川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使
人曰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

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梁阮孝緒陳留尉氏人義師圍京城家貧無所爨童妾竊隣人樵以繼之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又鄰陽忠列王妃孝緒之姨也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荅云非頗故不受也

陳馬樞於茅山每王公饋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後魏胡叟不治產業乘一牸牛弊常袴褶而已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

北齊馮常節聰敏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時舉之秀才固辭不就歲余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惟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以醉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藜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竟以壽終

宋遊道父季預為渤海太守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

後周常夔高尚不仕武帝嘗與夔夜晏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夔惟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

隋張文詡河東人特覽文籍以灌園為業州郡頻奉皆不應周縣以其貧素將加賑卹輒辭不受每閑居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

騫原憲

唐郝處俊父為徐州刺史處俊年十歲余其父卒於滁州父之

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匹悉辭受

盧伯瑗一名浩然善晝書屬文不婚娶寡慾隱於嵩高有終焉之志玄宗使通事舍人禮徵稱疾不就所賜束帛亦辭不受梁鄭云叟隱居於華山與梁朝近臣李振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千里省之誠者高焉華下連帥劉遂凝嘗以貨且遺之一無留者

棄官

孟子曰有官者不得其職則去蓋士君子進退之宜也若夫器用宏博志操身峻言不苟合動惟秉義君然公輔之量宜為王者之師而屈迹下僚折腰吏職適遭權勢之所迫不為公府之見禮旁睨同列殊非我類可利於國莫能自專繇是鬱抑不申

慨然興歎或以罪自劾或稱疾而往拔板懸綬比諸浮雲者何可勝道哉其或亂離斯瘼玉石將焚履不測之危避無妄之禍挂官季世免陷非人明哲保身於是乎在至有天資孝謹篤於養親脫略公卿不交士類遺榮避高蹈長驚斯亦各行其志也已然而寧大之世貧賤為耻其或獨善其身守一介之分索居偏志遠通人之旨斯亦有識之致飢也

漢陸賈惠帝時為大中大夫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賈身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疇田地善往家焉

好疇即今雍州好疇縣也

枚乘字叔淮陰人景帝時召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

汲黯為滎陽令耻之稱疾歸田里貢禹峯賢良為河南令歲余

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太守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遂

去官

梅福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較梁春秋為郡文學補

南昌尉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

龔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一為

丞勝輒至官乃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重泉在馮翊縣也病去官

後漢劉茂為沮陽令會王莽篡位茂弃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

譙玄巴郡閬中人也平章氏為中散大夫與太僕任暉等分行

天下觀覽風俗未及終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異姓名

間竄歸家因以隱遁

李業廣漢梓潼人也平帝元始中舉明經為郎會王莽攝業以

病去官

戴逵汝南慎陽人也平帝時為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

江革明帝永平初補楚大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

之遂不肯還

王充上虞人明帝時侍郡為功曹以數爭不合去刺史董勤辟

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

樂恢辟司空牟融府會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

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

王良為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府官屬皆墮就之良遂上

疾篤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後為大司徒司直以病歸

崔篆為建新大夫行縣治獄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椽吏叩頭諫

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十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張霸為會稽太守視事二年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後徵四遷為侍中

即宗善風角為吳令占知京師當有大火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宗慈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輅慈遂弃官去

孔昱為洛陽令以師喪弃官卒於家

檀敷為象令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家無產業孫子同衣而出

年八十卒於家

一云敷子孫同衣而行並衣而食

崔駟辟大將軍竇憲祿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憲不能容稍踈之因察駟高第出為長岑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周盤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頗立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弃官還鄉里

橋玄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大對耻為所辱弃官還鄉里

唐羗為臨武長諫南海獻龍眼荔枝和帝從之章報羗即弃官還鄉里不應徵召著唐三十餘篇

李固自議即出為廣漢雖令至白水關解印授還漢中

白水關今在梁

州金牛縣西

杜門不交人事

楊章為平原令時國相除曾中常侍璜之兄也章耻與接事託疾牧豕

童翊為西昌長聞舉將兄喪弃官

孫堪常為縣令

臣欽若等曰史失縣名

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

堪便解印授去不之官

巴肅察孝廉歷甚令具立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

楊仁為什邡令行兄喪去官

延篤為平陽侯相以師喪弃官奔走赴五府並辟不就

趙岐為皮氏長會河東大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官兄勝代之岐耻疾官即日西歸

馬融字季長桓帝時為南郡大郡忤大將軍梁冀免官後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

吳祐為大將軍梁冀長史冀誣奏大尉李固祐爭之不聽遂出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疏以經書教授

荀爽字慈明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大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桓帝延熹九年大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

陳便宜奏聞即弃官去

何休少府豹之子也雅有心思研精六經以列卿字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不

合投傳而去

投弃也傳謂符也

樂已字伯文恢之子為郎中非其好也去官

范滂為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議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板弃官而去後復為大尉黃瓊所辟滂覩時方昔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楊倫陳留人為郡學文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

皇甫規對策梁冀忿其刺已以為下第拜郎中託疾以歸

范用

用或作丹

桓帝時辟大尉府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道身逃命

於梁沛之間

應奉為司隸校尉及黨事起乃慨然以疾自退

趙咨靈帝初為博士會陳蕃竇武為官者所誅咨乃謝疾去

陳寔為大丘長

大丘縣屬沛國

沛相賦劔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

思之

孔融辟司徒楊賜府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進不時通融即秉謁還府投劾而去後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

荀淑為郎陵侯相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

劉焉魯恭主後也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

田豐辟大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時閹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

棄官歸

臧洪舉孝廉為郎丘長陵帝末弃官還家

陳重豫章人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

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疾免後為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

杜安為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恐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強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教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

鄭泰字公業灵帝求大將軍何進以泰為尚書侍郎遷侍御史為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去官弃

荀彧舉孝廉再遷亢父令董卓之亂弃官歸鄉里

邊讓署大將軍何進府令史俊有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獻帝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

袁忠為沛相天下大亂忠弃官容會稽上虞

全柔舉孝廉補尚書右丞董卓之亂弃官而歸

魏陶謙漢末為舒令與郡守張磐有隙磐每欲搆之而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灵星有羸錢五百欲以贖之謙棄官而去

杜畿漢末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弃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

鍾繇漢末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

趙昱漢末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變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耻委官還家

杜恕為趙相以疾去官

一云恕去京師營直陽泉鳴因其一壘壘之固小大家焉明帝晏駕時人多為

者
恕言

趙起家為河東太守歲余遷河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
吳劉繇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去官去
井寧本內陽人其先客於巴郡為吏舉計掾捕蜀郡丞頃之弃
官歸家

范平為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還家

晉易雄舉孝廉為州主簿別駕自以門塞不宜久處上綱遷謝
職還家

阮嗣宗辟大尉蔣濟府謝病歸

褚翼為冠軍參軍時長沙王義擅權成都河間阻兵於外翼知
內難方作乃弃官避地幽州

蔡粲為武威太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繫以重鎮輒去
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涇令頃之轉太宰從事河中即後遭母憂
以至孝稱

孔垣為尚書郎知典客令万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
所徧助將加大辟垣獨不署由是被譴遂弃官歸會稽

王羲之少與王述少相輕及述顯達羲之為會稽內史述後檢
察會稽郡變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耻之遂稱病去之郡
李豐字宣國舉孝廉拜蒲版令以病去官

汜騰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

陶侃為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弃官歸

楊方為司徒王導參軍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
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以年老弃郡歸導

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阮裕為尚書即成帝咸和初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官還家後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

桓玄大司馬溫公之子孝武大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弃官歸國

沈警字世明謝安命為參軍警內足於財無進任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

謝冲晉末為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

宋謝灵運為永嘉太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引徵等並與書止之不從

陶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有高節為時所重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曰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綬去賦歸去來

張茂度為義興太守解職還家

阮長之為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

到偽為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去官

南齊樂頤有孝行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非人弃官去

卞彬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憤不能容

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于鄉者正謂此憤耳今以投之卿以一
世勲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劉緇字言明好學通三禮武帝大司中為尚書祠部郎尋去
職不復仕

蕭眎自中書侍郎求為諸暨令到縣十余日挂衣冠而去

陳常載為輕車將軍太子右衛率文帝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
有田十余頃在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
慶吊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大建中卒為家

徐孝免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

童華字仲宗世業農華獨好善屬文宣帝之大建中高宗使

吏部侍郎蕭引喻廣州刺史馬靖令入子為負引奏華與俱行
使還而帝晏駕後主即位朝臣以華素無闕闕競排詆之乃除
大師令既雅非所好乃辭以疾而去鬱鬱不得志

後魏李曾趙郡人也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
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罷講授

北齊李公緒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為冀州司馬以疾去官後
以侍御史徵不至

後周薛端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為參軍賜爵平陰南端以天
下擾亂遂弃官歸鄉里

隋劉炫河間人納年揚達舉博士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大學博
士歲余以品卑去任

唐竇規隋末為資陽郡東曹掾以廉謹聞後去官歸于家

竇威沉深有器局博覽群言隋煬帝時以其皇后姊婿徵為考
功卽數侍晏遊非其所好又見隋政日亂稱病去官

杜如晦隋末為滄陽縣尉非其好也後乃去官歸于鄉里
于志寧隋末為冠氏縣長時山東郡盜起弃官歸于鄉里

王績絳州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
非其所好弃官歸鄉里

李淳風父播為高堂尉秩卑不得志弃官而為道士頗有文學
自號黃冠子

郝處俊為著佐侍郎再轉滕王友耻為王官遂弃官歸耕

高智周為蘭臺大夫高宗總章中請假歸葬其父母因請曰智
進而不知退患之道也迺疾去職

武攸緒為右千牛衛將軍登封年扈從封岳便弃位隱居於嵩山陽

劉幽求則天聖曆中應制舉拜閣中尉敕史不禮乃弃官而歸

高子貢和州曆陽人學通五經及史記漢書以明經擢第秘書

省正字引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弃官而歸

孫處玄為左拾遺中宗神龍初功臣桓彥範竝用事處玄遺彥
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終不用其言乃去官

白履中陳留浚儀人也睿宗景雲中為校書郎弃官而歸

常况代宗大曆中隱居於高山守志樂道不屑于榮利孔述眷深
器之及述著徵拜諫議大夫薦况為右拾遺不起未幾又以起居

郎追赴闕庭半歲弃官東歸徙家龍門別墅

楊憑德宗貞元中累佐使府徵為監察御史不樂檢束遂求免官

李鄴為馬燧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落中

武元衡為華元令時幾輔有鎮軍督將恃恩伐功多撓吏理元衡苦之乃移病去為沉浮謙詠之遊

王正雅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監軍人中恬權正雅不能堪遂謝病免李渤為庫部員外郎以章疏切直大忤時謝病東歸

後唐嚴譚為亳州譙縣令毋疾篤陳假告即時去之歸德軍節度使奏擅去任大理言嚴譚毋疾篤有虧辭所屬律文不載詔律既無條釋放李保殷為大理卿未滿秩屢為人所制保殷曰人之多僻光自立僻乃謝病以歸卒於洛陽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六

總錄部 五十六

賢德

傳曰太上立德又曰德成而上惟賢者必有德焉中古而下良士間作乃有稟純粹之氣挺中庸之美蹈道體和居簡行約躬履仁義力敦孝友處崇高之勢而志益下居困阨之會而道彌顯中語默之節得進退之理或推挽時彥致之於光大或化導民俗濟之於淳厚或治家而有法或念舊而施惠亦有錙銖人爵糠粃人務優游而自德恬淡而無欲者焉至若匪人革心而遷善驚獸屏跡而不害斯又高義之所服精意之所感者已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銅鞮伯華晉大夫也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與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孔子又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

漢張釋之為廷尉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

盡為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鞮音武伐切顧謂釋之為我結釋之跪

而結之結讀日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柰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

曰吾老且賤自度終忘益于張廷尉方天下廷尉名臣吾故聊

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衛綰為中郎將即官有譴常蒙其罪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

常讓它將帝以為廉忠實為它腸

鄭當時字莊武帝為大司農每朝侯帝問說未嘗不言天下

長者侯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

也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以為賢于已未嘗名吏與

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言進之上惟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

然稱鄭莊

常玄成賢之子也以父任為侍郎常侍騎謙遜下士出遇知識

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人輟從者之車馬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

加敬繇是名譽日廣

田甲為張湯客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為小吏之時與

田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風

後漢樊重南陽湖陽人貨至巨萬而賑賂宗族恩加鄉閭外縣

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

張綱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後為廣陵太守

王丹居家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

者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酒勸勉之因留其余酒肴而去其墮嬾者耻不致丹皆無功自厲

嬾與懶同音力直功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蕩廢業為患者輒

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贖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待

丹為辨鄉隣以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治風俗以篤後徵為

太子少傅

杜根為郎中諫鄧太后歸政太后怒令僕殺之詐死逃竄積十

五年太后喪徵為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

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

及知親不為也

張湛扶風平陵人也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

湛為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人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

乎位之終大中大夫

尹勲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而

勲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仕至大司農

鍾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辟州府未嘗屈志李膺謂之

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

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

家不道為貴其休訓所安多此類也

周燮汝南安城人居家清虔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

賓客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安帝時以羔鴈徵不至

陳寔為大丘長解印綬去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余人多逃
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因焉遇赦得出

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褰衣博帶周遊郡國及黨
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崇袁閑免焉泰徵有道不就

孫堪仕郡縣公正廉潔俸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為長吏
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仕至侍中騎都尉

劉虞為幽州刺史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
共陞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

王烈字彥考大原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回時在井市步行有
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
盜者曰邂逅迷惑從今以後將為改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王

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
君聞之反與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
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
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相生故與布勸為善也間年之中
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
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
得之劍主於是永矢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
還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被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
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
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
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

訟曲直將質于烈或至途而反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臨乘適烈私館疇咨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矩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而未言以為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後為少府

魏田疇字子泰為幽州牧劉虞從事奉使長安得報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比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千余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

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靈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凡解甲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無所納令不為寇

華歆漢末為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歆以郡迎策策親執子孫之禮禮為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謹諱歆能劇飲至石余不乱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

南号之曰華獨坐曹公奏徵之及行賓客舊人送之者千余人
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
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
罪願賓客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

邴原北海朱虛人也避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
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
問其故吞曰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
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及原自遼東歸魏大祖為司空辟原署
東閣祭酒曹公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曹公曰
孤及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其不來者獨有邴
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生門下通謁曹公大驚喜納履而起

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
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諧原者數百人曹公怪而問
之時荀文若在堂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曹公曰此君名重乃
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尽禮以待
之曹公曰固孤之宿舊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虽在軍歷署
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内張範名公之子
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
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
貧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漢末避乱至遼東往見公孫度語惟
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坯為室越海避难者皆來就

之而居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與寧俱住而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寧密遣令西還度亡子康伐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早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寧居遼東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其鬪鬪寧患之乃多置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即使知來者得而恠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訟後詔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袁準忠信公正不耻下問惟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不敢求進後為給事中

袁侃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

徐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輕官忽祿不耽世榮事為五官將文學任嘏為人淳粹愷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脩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人少得稱之

管輅秉性寬大多所含体憎已不讎愛已不寢每以德報怨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計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後為少府丞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皆擢舉善人不伐其功
朱才為武衛校尉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于鄉黨才
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獲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
復追跡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為恭留意于賓客輕財尚義施
不望報聲名聞于遠近會葬卒

吳駱統字公緒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客多有困乏統
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婦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
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不告我
而此苦若是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
是顯名大帝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召試為烏程相
丁寬字孝廉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

弟以義讓稱為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大帝深貴待之為始平
令未及雜用而病卒

晉樂廣字彥輔父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
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廣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
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仕至河南尹
阮瞻字千里常郡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之瞻獨逡
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後為尚書令
鄭默寬冲博愛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難
童監廝養不加聲色太康元年為光祿勳卒

皇甫方回安定朝那人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起避亂荆
州閉門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

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

鄭冲字文和起自寒微卓尔立操清恬寡欲耽翫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後為太傅

張華少自脩謹造次必以禮度勇于赴義篤于周急後為司空李喜為尚書僕射拜光祿大夫特進致仕喜自歷仕虽清非衆異而家無儲積親友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以私王官

樂道融丹陽人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急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參軍

幸灵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群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常使守稻群牛食之灵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灵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柰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禮壞者何為灵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灵可以不收乎

庾袞字叔襄明穆皇后伯父也母喪居於墓側歲大飢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日亦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獲者已卑而採摭尚多袞乃引其郡子亦退田待其問及其摭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以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唯禮無違者見齊王同歸于京師踰年不朝曰晋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

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也上有古人遺跡可
共保之惠帝迁于長安哀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年穀
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獲命子由
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瞽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
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近固窮安陋木食
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哀學通詩書非
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尽哀念人
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
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

孫畧字文度吳國富人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憐若有
失見人飢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後尚書張國明表
薦畧公車特徵會卒

應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余歲祖母又終家富于財年又推
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
性貞素引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
曰君子哉若人官至平南將軍

衛玠字叔宝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清恕非意相干可以禮遣故
終身不見喜怒之容及卒謝鯤哭之慟曰棟梁折矣仕至太子
洗馬

魏詠之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
衣不以貧賤為耻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為殿中堪之
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王延西河人也非其蝥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年六十方仕于劉聰為金紫光祿大夫

何琦字萬倫性沈敏有識度居于宣城陽穀縣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豪欲豐約與鄉隣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婢便為傭贖然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為已有余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仕至涇縣令

譙季巴西人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宋謝弘微陳郡楊夏人父思武昌太守弘微所繼叔父混義熙中以劉義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初降號東鄉君元嘉九年東鄉君薨資財千萬園宅十余所又在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從祖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之女夫殷歡素好擣蒲聞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債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顏領軍將軍劉湛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裏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荅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債理之不久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弃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

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
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闕

沈道處吳興武康人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撻道處諫止
之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普明字文達僑居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昔送金為贈後至
者不復肯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遂親友之意
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余贈邪齊豫章王巖為揚州徵義曹從
事不就

何子平幼操持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理義堅明處之
以默安貧守善不求營進好退之士稱以貴之位至吳郡海虞令
沈林子簡秦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閭門位至輔

國將軍

南齊江流為南中郎行參軍領國子助教乘車染烏頭見一老
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

謝朓好獎人會稽孔閎粗有才華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
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
共獎成無錯牙齒餘論其好善如此朓為尚書吏部郎

王騫儉之子也性誕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之短

梁張引榮為人厚實篤於故舊雖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
賓客禮接如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友為衛尉卿遇害莫不痛
惜焉

劉苞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

以此嘆惜之終太子洗馬

劉訐平原人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執之地輒不以
執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本
州辟主簿不就

傅昭所蒞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
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性尤篤慎子
歸常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
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
其道入自以為不逮仕至散騎常侍

庾黔婁新野人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
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簿

劉查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為性不自伐不論人長短位至尚書左丞
諸葛瓊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輒
時人益以此宗之

庾承先字子通潁州陽陵人也少沉靜不志操是非不涉於言
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後湘東王叔為法曹參軍不就
陳陸琰寡嗜慾鮮於競遊心經籍晏如也終通進散騎常侍
王勵字公齊通之知也美風儀博涉史書活然清簡未嘗以利
欲干懷梁世為國子周勃生射策舉高第除祕書郎太子舍人
虞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
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終大中大夫

歐陽頎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父喪哀毀甚

至蕭允為光祿大夫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領湘州又
苦携允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微脩入黨之歆聞允將行乃
指復辛若在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
姚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冲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靜
惟以書記為樂在位多所稱引一善可錄無不賞薦若非分相
干咸以理遣尽心事上知無不為侍奉機密未嘗洩漏且任遇
已隆衣冠攸屬深懷退靜避於聲勢清潔自處貲產每虛或有
勸營生計笑而不荅篤於宗屬所得祿賜咸充周恤為吏部尚
書入隋於太子內舍人

岑之敬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終於征
南府諮議參軍

後魏常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
曾見其矜恠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終車
騎將軍

裴敬憲字孝虞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
於榮利風氣俊逸而性情和雅未嘗失色於人而又世有仁義
於鄉里孝昌平中蜀賊陳双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
不得焚燒為人所服如此除太學博士

王椿大原人為瀛州刺史更滿還鄉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
在人士輻輳椿禮敬親知多所極接

李冲沉雅有大量兄承為滎陽太守冲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
弟多侵乱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

取時人羨焉。顯祖末為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將明根歷官內外五千余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崔挺幼孤，居喪盡禮，推人愛士，州里親付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欵曲，得者榮之。家徒四壁，時穀糴，誦貴鄉人或有贍遺者，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為畜積，故鄉邑更欵歎焉。仕至北海王祥司馬。

辛稚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

梁越，字玄覽，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為光祿大夫。

辛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

常休之，安西將軍，光祿大夫，貞和自守，未嘗以言忤物。

北齊楊愔，字遵彥，魏司空津之子也。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惟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肯溫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郡徒弟姪十數人，並侍而奉火，頻遭逆厄，冒履難厄一食之惠，酌谷必重性命之讐，舍而不問。

趙彥深，幼孤貧，侍母甚孝，性敏聰，善書計。安貧樂道，不雜交遊。為雅論所歸，昧爽輒日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後位至司徒。後周樂遜，性柔謹，寡於交遊，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為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至大將軍。常叟，高尚不仕，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

揚荐秦郡寧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
怒不形於色終梁州刺史

段永孝累官至大將軍歷任內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
野以此重焉

皇甫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貧守志常以清白自處輕財好士
朝稱爲善人終隨州刺史

薛善字仲良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俊每食萬文
坐客常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以率已愛樂閑靜終武威少府
柳霞性溫裕畧無喜怒之容引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
與家無餘財終驃騎大將軍

情令孤熙自長熙性嚴重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

客凡所結交必一時名士起家吏部上士

房彥謙歷官司隸刺史被執政所嫉出爲涇陽令卒家無餘財
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
怡然自得常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
官貧遺子孫所在清白

郭宋榮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終右族將軍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齟齬喪父母以孝聞士謙自以少孤未嘗
飲酒食肉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
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徒曰孔子稱
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
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

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踈頓至於此又士謙家富於財州里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其兄弟媿懼更相推讓為善士擢國子祭酒不就終于家

王友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絕羶味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為真君子神龍初徵太子中舍人以疾固辭

趙驛肅宗時為祕少監性孝悌敦重交友雖輕艱危不改其操楊綰尤工文詞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沉靜寡慾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塵埃滿室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耻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見位至相薨

揚於陵為左僕射致仕於陵器量弘整進止有常度在朝三十餘年崇踐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

孔述謙和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常恂恂以不能言人皆仰其德終之太子賓客

常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同懿終而喜愠不形於色許孟容方勁富於文學又雅好推轂善採拔士多歸之

崔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為正人宿儒所推皆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為方鎮無聲妓之娛終淮南節度副大使

武儒衡字庭碩丞相元衡從父之弟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而有終始終兵部侍郎

盧元輔自曾祖以名節顯著端靜真介不失門風歷踐清貫人

不以其父祀之惡為累以是歸美終兵部侍郎

後唐李琪初仕梁為翰林承旨琪之名播於海內重然諾憐才
獎善家門雍睦

晉尹玉羽性仁恕好靜默與朋友交無怨弃御僕譔不好詈辱
有過則諭而戒之有罪則禮而遣之家雖匡空不渝其廉雖亂
離不廢其業仕至光祿少卿

鄭韜光自襁褓迨於懸車凡事一十君踰七十載所仕無宦謗
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背
偃時人或曰鄭偃不遘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
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為戶部尚書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美

崔稅字子文性恬淡不汲汲於榮利笑不至哂怒不至罵接新進
後生未嘗有誨群居公會寡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千人
祖弥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隆暑祈寒不使冒犯終太子賓客
程遜性溫良鮮是非所履循繩墨與善惡人交皆無誨吝朝野
賢達成慕而重之終大常卿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

總錄部 五十七

知言

清廉

辭賞

知言

夫古之君子達於語之要識幾微之朕發而必中出而有章考
來而足徵詮理而可範斯之謂知言矣三代而下賢英間作流
風遺議粲然可覩乃有明性守之分述世道之變叙忠孝之訓
究神理之說陳教化之本較盛衰之意以至商擢質文之損益
品藻人才之優劣形於嘉話藹乎前聞蓋所謂善言之無瑕吉
辭之寡邈千里而斯應垂百世而不朽者焉

申叔時楚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楚將北師

侵鄭

子囊曰新與

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一

年子囊莊王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

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

單子周卿士也魯成公十六年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

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位

於七人之下佐新軍而求掩其上稱已之功怨之所聚亂之本

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德怨為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

也不見特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卻至顯稱已

士鞅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四年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

大夫其誰先王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

汰雪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

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其棠况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

訟舍於其棠周人思之不言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

而復之

二十一年晉滅欒氏

晏子齊大夫晉叔后問晏子曰進不事上退不為家傲世樂業

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謂能行道乎對曰晏聞之古之能行

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

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

世華不以枯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安也令以

不事上為道以不顧家為行枯槁為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

危且有天地而上下有乘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以錯而民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友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正教之塗矣有明上不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為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者本石之璞也叔向又問晏子曰人何如則可謂保其身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又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乎察其身無能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僻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者有不隱者其行法士也乃大議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可以為成行也又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臣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事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不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

臧魯仲武大夫也昭公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鄭莒邑取鄭不書公

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

其不享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

雅桃愉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桃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一同也同人於畜牲

閔子騫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八年秋葬魯平公往者見周原伯

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騫曰周其乱乎夫夫

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之以及大人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者以惑其意不害而

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乱乎夫

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子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彪僕衛大夫也魯昭公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

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周尋平魏子南面君

位衛彪僕曰魏子必有天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

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諭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一言當敬畏天之謹怒不可

遊戲逸豫馳驅自怒渝变也况敢于位以作大事乎

史墨晉大夫也魯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薨於乾侯言失

其所也不薨路寢為失所晉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弑其君而民服

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

五有倍二故天有三辰謂有地有五行謂有体有左右謂有各

有妃耦謂倍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二也天生季氏以二魯侯

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

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言君臣

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迹古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

高下有三后之姓為今於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在易卦雷乘乾

曰大壯三乾下辰大壯震三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

大強壯若天上雷

晉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

嘉聞嘉名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

於世

子曰交遂以名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受費為上卿至於文子

武子文子行父世增其業不廢舊續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

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

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假人器車服子思鄭

子產子國參也魯哀公五年鄭駟秦富而後嬖大夫也而常

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子位民

之攸墜詩大雅攸所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違命以多福僭差也濫益也違暇也言

孔子在魯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人以為君子曰書云孝

乎惟孝交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孝乎惟孝

辭之交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

子思孔子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伯魚子伯魚柳若謂子

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柳者謂人也

嫁服毋忍其失禮戒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

君子弗行也請時可行而財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

也謂財以備而吾何慎哉

時所得財以備而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無疑所也

閱損字子騫魯人為長府閱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則事可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必有中者善其

卜商字子夏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牛兄桓魋行惡

無兄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

弟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疏惡

而有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端木賜字子貢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

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

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而求得之子貢曰夫子溫良恭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棘子成曰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

君子也駟不及舌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文猶質也質猶文

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皮去毛曰鞞與犬羊別者正以毛

與犬羊耶

魯人白公謂孔子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曰

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

然則人固不可徵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乎

公明賈衛大夫也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

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大夫公孫收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

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孟子鄒人也謂弟子公孫丑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

以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

知其所窮人有波設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賔孟言推難自斷其

尾之事節知其欲以譽于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麗姬勸晉獻公與中生政之其欲以陷害之有邪僻不

正之辭若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節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旌叔孫也有隱適之辭若秦客之皮辭

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

漢夏侯勝為諫大夫給事中嘗見出道上語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小人道之

宣帝聞而讓勝讓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

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

後漢桓譚好古學數從楊雄辨折疑義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光

聞揚雄死謂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後世乎譚曰必傳顧

君與譚不及見也顧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推字也祿

位容臭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謂道德也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

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

人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夫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更音工行功

則必度越諸子矣後至議即給事中出為六安郡丞

李法為侍中上疏失旨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

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

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

言夫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諸

身而已矣

魏張璠鉅鹿人養志不仕明帝青龍四年詔書張掖郡玄州溢

浦激波奮蕩寶右負圖狀像靈龜自于川西寔然盤邱蒼質素

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大史令高堂隆上

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

任令子綽連齋以問張璠璠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知已往

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與追禎祥

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與追禎祥

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也

蜀孟光為大司農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聞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是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具智調藏於骨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焉光解正憤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得直言無所迴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自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為然

晉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戎襲父爵辟相國掾後至司徒

樂廣字彥輔善清言為河南尹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尔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初吾呂岱為孫權大司馬權病篤召諸葛恪輔政臨去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或謂之失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讖能勝之者鮮也若非採納群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常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

元呂侯國之元者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慎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誥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丹世人其竒英辨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草之繁華而忘秋實之其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碁竟無厭倦敏臨別禕謂曰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畧內定貌無憂色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惧好謀而成者且蜀為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訪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此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体同故並不載之可以鏡譏于後永為世鑒

華譚字令思為祕書監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尾寧有此理乎禕對曰昔許由巢父讓父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賈充族子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筭確然難奪深為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乘疾遽常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邵陵令

劉寔平原高唐人為大司農還州里寔有高行而諸子多受賂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但夕嗟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見聞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

世以寔言為當

裴楷字叔則阮籍喪母楷往示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吊哭畢便去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楷位侍中

秦秀為博士性忌讒佞疾之如仇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業小才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君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之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為知言

殷浩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憂棺將得財而憂奠何也浩曰棺本臭腐故將官而憂尸錢本糞土故將錢而憂穢時人以為名言浩終尚書令

顏含為光祿勳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為甚衆咸服焉

南齊桓榮祖為冠軍將軍兖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兖州大中正巴東王子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使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帝乃省視以宗祖為知言

梁柳惔為太子詹事常侍座高祖曰徐元愉違命領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有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於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

王規為中書黃門侍郎勅與殷鈞王錫張細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時湘東王為京尹與朝士晏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詔在坐並謂為知言

後魏劉歊之博陵饒陽人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嘗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糠啜醢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獻之後舉孝廉以疾辭

北齊房豹為刑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異以欺當之豹曰天命也在天豈人力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青恐非禳所能加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耳爾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為知微周蕭大圜梁簡文帝子國亡入周為膳王迥友道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有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使有之亦不足恠者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啟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文禮也迥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

晉州或問大國曰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啓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民果滅聞者以為知言

隋高勳北齊宗室齊亡入周高祖作相謂勳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慶勳再拜謝曰勳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至淪獲既蒙獲恩宥幸已多况復濫叨名位至速官謗高祖甚器之後為洮州刺史坐事免唐蘇世長隋末王世充僭號署為太子太保與世充兄子引烈俱鎮襄陽武德四年洛陽平世長首勸引烈歸降既至京師高祖責世長來晚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

天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靡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事經涉亂離死亡略盡唯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

清廉

夫砥石勵節不以利汙行惡衣菲食所以至于道潔已以進臨財以廉處脂膏而不能自閔委貨財而不虧其義克全其操動不累高不以身之察察而愛物之汶汶者斯君子之至行也中古而下蓋不乏其人焉乃有居貧守約寡欲易足靡受饋餉不營資產處官遵量入之用在困無苟得之志非夫立義為富秉德不回者亦奚亦臻此哉古人有云貧者視其所不取老者戒

之在得蓋亦固窮自守不為利疚者鮮矣夫

子罕宋人也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玉人玉人節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以玉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

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言必所納此以請死也請免子罕寘諸

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富而後使復其所責玉

公儀休為魯相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

子嗜魚不受何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

魚不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給魚

漢趙禹以佐吏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

尹翁歸為平陽市吏公廉不受饋饋亦餽百賈畏之黃霸為左

馮翊三百石卒使領左郡錢穀計計為出入之也簿書正以廉稱言無所侵

隱故人出皆正察補河東輸長以廉見察復察原為河南太守丞

郇相王莽時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遺使稅以衣衾其子攀

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于皇太子得託友

官故不受也京師稱

後漢鄧禹封高密侯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光武益重之

第五倫脩行清白光武常招見曰聞鄉為吏不過從兄弟飯寧有

之邪倫對曰臣生遭飢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家

張禹歆為汲令禹性薦原節儉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

悉無受

第五頡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

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
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守令張衡尚書
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終不受

江革為五官中郎將恩寵有異於是京師貴戚衡尉馬謬侍中
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問而益善之

楊秉為大常免官田里雅素清儉家至貧妻并日而食任城故
孝廉景慮齎錢百餘萬就以餉秉閉門距絕不受

魏張範大祖時位議叅丞相軍事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
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

鮑勛黃初中左遷治書執法被誅勛內行既脩廉而能施死之
日家無餘財

李豐為中書令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為意養俸廩而已為司馬
景王所誅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

王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中正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萬令
素毅魄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黷貨而敗

晉羊篇大傳祐之兄子也為鉅平侯奉祐嗣歷官清慎有私牛
於官舍產犢乃遷而留之

裴憲為北中郎將王浚承制以為尚書浚為石勒所破勒乃簿王
浚官寮親屬皆賞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棗米各十
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
喜得二子署從事中郎

顧衆父秘為交州刺史秘卒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尋為州人

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該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秘曾莅吳興
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

羅含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塗人楊羨後為含州將引
含為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
含送之到縣新塗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
及歸悉封而去由是遠近推伏焉

胡威字伯威魏荊州刺史質之子少勵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
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
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厩中十餘日告歸父
賜絹一疋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
祿之餘以為汝糧爾威受之辭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
家陰資裝百餘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
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
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譽著聞

魏館清貧不營財產官至司徒

周顛為僕射為王敦所殺籍其家筭篋中有故絮而已酒五麈
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約

楊鷺為前燕大尉清慎謙勤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
恪以下莫不卑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為前燕大尉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

宋王曇首為侍中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

王韜之居身簡素凡所歷經務存不擾在江州俸外外一無所

受後為左僕射卒

沈林子以佐命功封漢壽伯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疊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未嘗聞生產之事

孔顛弟道存代顛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顛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顛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辨有路糧二卽至彼未幾何能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乃載米而去

南齊陶貴直官至太中大夫清苦絕倫後又屏居十餘載至死家徒四壁子孫無濱訣聞者莫不傷其志

裴昭業元徽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貨湘中人士頌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業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梁常壽外兄杜又文為梁州刺史要膺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膺時雖幼獨廉聞

范岫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每所居官以廉潔著稱

江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尚之

嚴值之為中抗軍記室叅軍兼博士卒於官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成喪馬

陳姚察為吏部尚書自居顯要甚勵清節嘗有朋生送南布一端化練一疋察謂之曰吾所衣者止於麻布蒲練幸不煩此此

人遜請猶莫受納察厲色驅出自此伏事者莫敢饋也

後魏賈秀為中書侍郎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掌機要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除平陽太守

北齊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之拒而不受後為魏彭城王詔典籤業惟有一馬因瘦而死詔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詔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詔云典籤性孟者極用心何不置之目前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遭憂解印故人遺贈一無所受

後周王悅爵河北郡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納榮顯家塗四壁而已明帝手勅勞勉之

唐陸贄為鄭縣尉罷官東歸省母張益為壽州刺史有重名贄故由壽州謁益初不甚知留三日得再見遂大稱賞請結交贄辭去惠錢百萬曰願以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辭謝不受受貢餘茶一釧以行曰敢不承公賜益賢之後為翰林學士可毋憂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贈賄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

辭賞

古人有言曰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所以厲世摩鈍也若乃宣其忠力克成茂勲既排難以解紛或運籌而決勝封邑亟至

好賜是加而乃謙挹不居辭讓切至惟思公家之禮靡懷及身之寵為臣之行不其高乎

子產鄭大夫也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自上下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西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憚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申包胥楚大夫也吳敗楚包胥入秦乞師楚子入郢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其蔓威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魯仲連者齊人也適遊趙會秦圍趙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仲連說之衍不復敢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連辭讓使者三及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為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董安于以下邑之後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祿於前世立義諸侯而主弗志也及臣之壯也委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鞞帶以隨率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枉疾而曰必賞汝是以枉疾嘗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漢張良字子房高祖平項羽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

日始臣起下邳與帝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万户乃封良為留侯邑万户後漢鮑永初為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既歸光武拜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成而降帝大喜與永對食賜永洛陽商里宅固辭不受

魏田壽右北平人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官蓋有欲討之意會大祖北征烏丸舉壽為脩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而濱海滂下軍不得進大祖患之以問壽壽曰舊北平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尚有微徑可從路近而更掩其不備可不戰而擒也大祖令壽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大祖與交戰遂大斬獲

追奔逐北遂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賞封壽亭侯邑五百户

壽自以始為危難率衆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

讓太祖知其心許而不奪

大祖今日昔北城并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一於

世也其聽壽所欲也大祖追壽功殊美恨前聽壽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

而虧大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壽壽上疏陳誠以死自

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勅壽猶介違道

苟立小節宜勉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疏下世子及

大臣博議世子以壽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

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是時文帝為世子議曰昔遠傲逃祿

傳載其美所以獨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食之人也故可得而小得而毀至於田壽方思近矣免言加刑於法為重魏略載教日昔夷隨并爵而讖武王可謂愚闇孔子以之為求仁得仁壽之所守維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壽志

崔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識雖美為復使
令司隸以失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也道或出或處期於為
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
尼不與子路拒牛為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
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耳
大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
如世子議

善太祖語曰惇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
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附疇皆曰
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疇負義逃竄
之人耳豈息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
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
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且答太祖太祖喟
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

楊阜為定安長史以討馬超功賜爵關內侯阜讓曰君存無行
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
苟何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羨談
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尋以為益州刺史
吳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大帝討江夏命紘居守延領所職大
帝迴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大
帝不奪其志

晉衛瓘為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
軍事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尅蜀之功群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
滅亡雖運智謀而無奉旗之效固讓不受

何攀為散騎常侍以與誅楊駿功封西城侯邑万户賜絹万匹
弟封平鄉侯兄子達關中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

者分結中外宗親略不入已

賀循為吳國內史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

後魏高植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政效是其常節何足以應進涉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後周李唐初仕後魏行東在郡事孝武西遷遂仕東魏為北豫州掾刺史高重密遣棠詣闕歸欵大祖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復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為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再三優詔不許

司馬裔為北徐州刺史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眾入關者並價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太祖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大祖善而從之

薛善族兄崇禮為齊神武守河東大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為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詣善云義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大祖嘉之以善為汾陰令加隋王頌梁大尉僧辯之子父為陳武帝所殺頌既入隋為開府獻取

陳之策及陳乎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
曰臣緣國威靈得靈怨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
當高祖從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八

總錄部 五十八

遠名勢 避嫌 嫉惡

遠名勢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語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故士君子
蘊明哲之心秉真靜之操畏權勢之盛滿將求婚而輒拒避賞
戚之氣焰彼願交而不答不屑毀譽而盡心納忠靜退守貞而
罔求干預或不矜於富貴或不就其徵避時人重其立志來者
仰其清風載諸縑緡斯可尚矣

漢劉德為宗正妻死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
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

後漢鄧禹封高密侯以特進奉朝請禹以天下既定常遠名勢
王丹京兆下邳人資性方潔鄧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
免歸後徵為太子大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
子昱俟於道昱拜迎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交結何
為見拜丹言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張霸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戚聞霸名行
欲與為交霸遠邇不答

李通尚寧平公主為大司空通性謙恭避權勢謝病不視事
馬廖援子也少以父任為郎明德皇后立為虎賁中郎將廖性
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

王謙父暢祖襲皆為三公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
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

晉鄭默為光祿勳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母讀
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

解系梁州刺史脩之子也清身潔已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
憚之勗諸子謂系曰我與鄉為交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
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
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

宋謝瞻晉末為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為
宋臺右衛權過已重於時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
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靜退
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

戶之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
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尤近榮冠臺
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將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
陳高祖欲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
廷密事語瞻瞻向親舊陳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
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惧永初二年在郡疾不肯自治幸於不
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搃戎重萬里遠出必
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又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禁族不得出
宿使瞻居子晉南郡公主聶羊賁故弟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
先人獎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禮啓幸全歸骨山足亦
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勵為國家遂卒時年三十五謝瞻晦弟也初為

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

蒙超擢固辭不就

王敬引臨人也文帝元嘉中為佐光祿大夫東歸後徵為太子
少傅不就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敬引為永奉朝請與恢之書
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無限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
地大祖嘉而許之

謝弘微為古衛將軍元嘉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
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辭乃聽解中庶子

孟顛字彥重本昌安人兄祖貴盛顛不就徵辟祖死後起家為
東陽太守

江湛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為子

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朝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內史

後魏楊津有六子長子道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道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

北齊韓晉明嗣封東萊王有俠氣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廢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破故紙手武平末為僕射百餘日便解官

後周蔡祐明帝時為小司馬帝之公子也與祐交昵 即位禮遇弥隆祐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

唐薛元敬收之從父兄子也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與收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敬畏於權勢竟不知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踈

王義方泗州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受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固辭無幾徵卒義方竟娶徵之姪女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已之言故也

楊於陵為潤州軍咨主簿韓滉節鎮金陵以女妻之秩滿為岳鄂江西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摠將相財賦之任德宗頗任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為樂況歿德宗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

韓公武自宣武馬步都虞候將兵誅蔡賊受郟坊節度使憲

宗元和十四年父引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右今吾將軍既

而引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今吾之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

王龜宣宗大中中為大常少卿以弟鐸入相不愿在朝出為同州方禦使

後唐孔逸兗州曲阜人文宣王四十一代孫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校書郎崔遠在中書奏萬年充集賢校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

避嫌

夫處簪纓之族任臺閣之官而有服之親不敢相臨蓋避嫌之道也若乃父秉國鈞而靡求仕進兄握朝柄而固辭近職此蓋奉公之亮節歸身之遠謀雖與內不避親疎不避仇者殊然而開邪存誠防微杜漸亦足尚矣

宋傅隆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大子率更令

王球為義興太守從兄引為揚州以服親不得相臨遂加宣威將軍

唐蘇頲弟銑初拜給事中時頲為中書侍郎上表讓銑所受玄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頲曰晉祈奚是也玄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誥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

馬炫為左散騎常侍以弟燧拜司徒兼侍中以親避轉刑部侍郎

李德裕字文饒幼有壯志苦心立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耻與諸生從鄉賦不善科年裁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吉甫譴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

杜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元和元年九月以從郁為秘書丞郁始自太子司議郎為左補闕右補闕崔群常貫之左拾

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為宰相之子不合為諫諍之官于是降為左拾遺郎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而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于是改授權德輿元和五年入相起居郎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德輿之壻命守本官罷學士

鄭瀚為考功員外郎改國子博士史館脩撰以父任僕射故也王起為吏部侍郎文宗太和元年六月以起為兵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時起兄播為僕射平章事起在選部非便故移于他曹以集賢之職兼之

梁趙光裔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開平三年以光祿大常少卿兄光逢擢升相位固辭近職避親嫌也

後堂孔逸為萬年尉充集賢校理以親舅獨孤損在中書避嫌不起職

楊注為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宰相涉之第也哀帝二年三月勅兄既秉于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內職

嫉惡

仲尼有言曰惟君子能好人能惡人蓋有挺勁正之性稟直清之操嫉夫姦佞形於言色以至當官而行守法無貳抗志靡惑由乘自信或裂裳履足以長驚或操孤舩著論以申貶周爰陳迹以洩其憤怒激勵薄信以扶于名教責敗類之夫鄙其由徑譏具錦之子斥是纒言惡彼犬羊之職奮茲鷹鷂之志非剛毅中立卓然有守者孰能及于是哉其或觀過所從不于其黨多辟之世疾之已甚良非斯人之徒與

齊公子元其弟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是為懿公公子元不順懿公子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申

介子推晉人秦送文公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于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及國所不與子

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壁河中以為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舩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

陳文子齊大夫崔子弑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弃而違之崔杼作亂

陳文子惡之損其四至于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十匹馬違而去之

子產鄭大夫也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猶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細犯惧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

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布陳贊幣子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

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娶

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子皙傷而歸告

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

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產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于楚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畏君之威

聽其政等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

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記不聽政也好國之紀謂傷人子皙上大夫

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等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兵其從

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

鄭放遊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遊楚大叔曰吉

不能亢身烏龍亢宗亢藥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

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叔放夫豈不愛王室故

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昭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

乱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傷疾作而不果

前年游楚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子產在鄙聞之惧弗

及乘遽而至遽傳使吏數之責數曰伯有之乱以大國之事而

未尔討也務其大國之命尔有乱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

而罪一也謂使大夫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

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靈子產曰人誰不死為人

終命也作出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

暫之子褚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

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

之衢衢道加木焉書其罪于本又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

之衢衢道加木焉書其罪于本又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

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猷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計以非為是以是為非無度而不與不可曰所不可曰欲勝因勝所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析民心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向戌為宋左師魯襄公十六年華閱卒華臣弱臯北之室臣閱之弟

臯北閱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

之後盧門宋賊門合向戌邑後渥後左師惧曰老夫無罪賊曰臯北私有討于

吳遂函其妻函吳妻也曰昇余而大壁卑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

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乃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

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

臣之門必聘

昭公六年寺人柳有寵有寵于平公太子左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欲以求婚大子柳聞之乃坎用性埋書許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亡人之

族亡人詐華臣也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

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亥比茅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北從為之徵曰

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為右師公使代之代合比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

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與汝何有言人不詩能愛女

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宗子若國城俾使也女其畏哉

叔孫昭魯之大夫昭公十年昭子聘晉齊高彊奔魯昭子至自

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

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

寵之將死瘞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君而送之其子不

能任是以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愆也喪
夫人之力弃德廣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也詩曰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言禍亂不在他正當身以俞高謙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孰謂也佾列

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之

故受王者禮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借于其家廟舞之故孔子之

又季氏旅於太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旅祭名也禮謂諸

內者今倍臣祭太山非禮也冉對曰不能子曰嗚乎曾謂太山

不如林放乎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太山又季氏富于周

公周公天子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冉求為季氏宰孔子

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小子門人也鳴鼓又公伯

寮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魯大夫子服何

曰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總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勢

力猶能辯子路之無罪于季孫使誅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為大師寇攝行相

事子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又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

名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信齊豹所

禁所以見賊皆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疚病回也

節去是病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不蓋不義以周是約是蓋不

犯非禮以三心事又原壤夷俟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子曰幼

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賊謂以杖叩其脛孔

日叩繫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足恭便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左丘明慝怨而友其人心白相怨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仲由字子路魯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

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使子路子路辭康子使冉有謂

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

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

弗節濟成也

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內史坐小法會赦免官後為淮

陽太守既辭謂大行李息曰黯弃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

御史大夫湯張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

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言之好與事舞

文法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

言之何言何不公與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

李當戶為郎武帝與韓嫣少不遜當戶擊嫣走于是帝以為能

後漢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康減罪并連康

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詔桓帝收康下廷尉以譴詔詣獄謝三府

諺曰居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岑暉為南陽太守成晉功曹張牧為中賊曹吏宛有富賈張汎

者桓帝美之外親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

顯位恃其伎巧用勢縱橫暉與牧勸璠收補汎等既而遇赦暉

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余人後乃奏聞于是中常侍

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璠下獄死暉收道逃亡

匿齊魯之間會赦出

范滂為汝南太守宗資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

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
蓋勲獻帝初為越騎校尉董卓不欲令典禁兵出為潁州太守
還勲強直不屈而內厭於董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
聘贈
張奐燉煌人為大常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少立志節董卓之
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

王允大原人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楊趙津貪橫放恣為
一縣巨惡允討補殺之後位至司徒

魏元亮貞固有學行嫉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
尹尚書

晉閻續為西戎校尉司馬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轆其家劉暉
為司隸校尉其父毅疾馮統姦倭欲奏其罪未果而卒統位官
日隆暉喟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

王澄少歷显位累迁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殺陸機
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
秦季為博士性忌說倭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允及代吳之後聞
其為大郡督謂所親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
送師

傳咸字長虞為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
性明悟疾惡如仇

周馥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軫上官巳
等奉清河王暉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辭不受暉令馥與

上官已合軍護以已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
共除之謀洩為已所襲奮被害護走得免及已為張方所敗召
護還攝河南尹應詹字思遠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騎從事中郎
諸葛斌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斌浮躁有才辨臨漳人
士無不詣之詹與斌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
卒不見之斌聞甚愧

孔群字敬林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康術有寵于峻
賓從甚盛群與從兄愉同行與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群初不
親術術怒歎子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
免後峻平王道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群酒以什橫塘之憾
群答曰群非孔子兄同長垣維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于識者
猶憎其目導有愧色群士至中丞

溫嶠為江州刺史持節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象
曰敦大逆宜加劉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今闔棺而定謚春秋
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于天子而圖形于群下舍削去之
范甯為中書郎儒邪方正其舅王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妻
國寶持威權扇動內外甯嫉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
范弘之為大學博士議啟浩贈謚為僕射王珣所怨出為余杭
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戲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
惧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廊之上智周四海之外
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為
首咎繇謩禹以侃侃為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

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汀殷浩忠貞宜蒙褒
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
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惠實有無賴下官
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体宜明不應稍計
強弱與浩時逸絕世不相及無復籍聞故老語其遺事而于下
官之身有何痛痒而當為之犯時于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
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楊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
而並傳後世故比于處仁之中箕子為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
差不同各信所見卒應而至或榮名显赫或徇敗係踵此皆不
量時趣以身嘗禍雖經經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
及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
明明公虛已思永格言必不使尽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門也是
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
惟思尽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謹言悟主義感于
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明
君明君所以制法于群下者也

桓温事迹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
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
不敢多云桓温于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于事正免黜耳非有
至怨也亡父昔為温吏推之情禮義無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
苦身首者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誥謚不宜揚桓温之惡
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過託以廢黜昏暗建立聖明自

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禮樂刑政皆自己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勲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古若溫忠為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逢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摠治朝廷豈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時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俱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會隆而復構自晉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臣中宗肅祖欽社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不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間休佳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古成說為後秦給事黃門侍郎說風韻李舉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為已任時京兆常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說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惧逃匿終身不敢見說

宋孔甯初為高祖太尉主簿與王華為司馬並有富貴之愿太祖初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于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舍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幸每閑居諷詠常詠王粲登樓賦曰異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

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廷護軍侍中如故

北齊魏蘭根為定州長流叅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柏以為槨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尽取之了无疑懼

解律光字明月為左丞相時祖班為尚書左僕射所住宅在義井坊大事脩築陸媪自往業行勢傾朝野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嘗謂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今桓與吾等恭論之有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

隋王誼問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時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為不恭宜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惧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

唐常倫為太常卿為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宗幸奉天倫亦尋赴行在及盧杞白志貞趙贇等貶官閔播罷相為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如此今仍為尚書天下何由可理門者敬憚焉及扈從還京時擢用盧杞為荊州刺史論又再上表言不可深為忠正之士所稱歎陸贄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為盧杞所排贄常憂喘及祀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

贊意蓋為盧杞趙贊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贊又極言杞等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說吳通為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逮贊而能交結權倖共短贊于帝前故留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切動失帝之歡心故久之不為輔相權德輿為太常卿時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必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為序繁亦自有學待之頗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繁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擯弃後起為太常博士德輿奏請斥出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練此丹于蘇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于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

晉張希崇為靈州節度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嫉之若讐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

總錄部

五十九

隱逸

夫隱居以求志遯世而無悶含華匿耀高翔遠引非復德充而
義富學優而誠篤又孰能懷道自悔絕俗而孤舉哉故仲尼之
序逸民馬遷之述隱君子范班而不罔不論次焉觀其明哲兼
茂卷懷自得絜已而無污亢節而靡屈遺榮去羨葆和養素志
機委順達志遂命得喪不嬰其慮悔吝靡集其躬乃至形于話
言晦其名氏混於屠釣同其出處辭避徵聘轉造窮僻屏集長
往流風莫揖人遐室迹形於歎息斯固素履之君子考槃之碩
人視富貴如浮雲入山林而不返者歟

牧者不知姓名齊人也吳延陵季子遊于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兒指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臣有侯不交暑衣葛寒衣喪吾豈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事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老子脩道德為周藏室吏孔子往問禮為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周大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比孔子與鳳特聖人乃見非往者不可諫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

者猶可追自今以來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言已而者

甚不可復治也再言孔子下欲與之言下趨而去弗得與之

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二報為耦津濟

葉又長沮曰彼執與者為誰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孔丘與曰于秦

然曰是知津矣言數周流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

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滔滔

者周流兒言當今天下治亂同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

世之士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之為

耨而不輟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子路以告孔子憮然為其不

而非曰鳥獸不可與同群隱于山林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凡

有道者立皆不與易也
已大而人小故也

晨門者石門之闕人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

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言孔子之世不可為而強為之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口有心哉擊磬乎時孔子擊磬于衛蕢器也有心謂契契然

也也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深則厲淺則

揭以衣涉水為厲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之其不可則當不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未知已丈人以杖荷蓀丈人老人也蓀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

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丈人云不動旁四体不殖五谷誰為夫子而索之也植其

杖而芸植荷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知所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

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使子路及見之至

則行矣子路又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此七人者皆逸民賢者

顏闔得道之人也魯君聞之使人以幣光焉顏闔守閭鹿布之

衣而自斂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

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對曰恐聽謀而遺使者罪

不若審之恐悞繆致弊而得罪故勸令審之也使者還審之後來求之則不得顏闔

踰垣而逃之故不得

漢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年皆八十有余鬚眉皓白

四人者皆以高祖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

安丘望之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

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地里志謂君平為嚴等三大史錄云子貞名撲君平名等則君平子貞皆其字

也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貢子貢遂不誑而終君平平筮于成都市杜陵本疆素善揚君平矣惟曰君倫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誑也疆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惟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後漢梅福為南昌尉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平帝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涪翁者不知何出常魚釣于涪水因號涪公乞食人間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而效乃著針經詠脈法傳于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接之高亦隱跡不仕

逢萌北海都昌人也居琅邪勞山養志脩道光武詔書徵萌萌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王霸字仲儒大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建武中徵至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交司徒侯霸讓位于霸陽毀之曰太原佞黨仲儒頗有其風遂止太原

多晉公族子孫以詐相傾務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
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馮於恭不慕榮名州郡連召不應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數十年

嚴光字子陵會稽余姚人少有高名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色物訪之後至舍于

北軍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
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相迫乎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
春山建武七十年復特徵不至終于家

馮曹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樊英南陽魯陽人隱于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
禮請不應公卿舉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鄭敏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隱處精學于大陂中陰
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敏因折芟為坐以荷薦肉醢以盈酒
言談弥日蓬廬畢門琴書自娛光武徵車不行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于更始會關中擾亂遣
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于道既又因于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

禽

即就也

光武問曰何向並舉手西指言言此多虎臣每即禽虎

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
謬邪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即紂于牧野而大
城于郊鄆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亦即之雖有
其備庸可忽哉光武悟其言旨顧左右曰此隱者將用之辭而
去莫知所在

尚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任性尚中和好通老易王莽
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于莽固辭乃止潛隱于家
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
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早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
死也于是遂肆意為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

終

王君公平厚人晚陰陽懷德穢行王莽末遭亂僧牛自隱僧謂

兩家賣時人謂之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公明

乃自污與官婢通免歸詐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常欲隱居避患乃與妻孟光共入

霸陵山中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

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未央兮噫爾

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

魯之門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

為人質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按齊眉伯通察

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

鴻僭閑著書十余篇

常著必以經學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桓帝

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称病歸乃入雲陽山來藥不反有司舉奏

加罪帝特原之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大守連名

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史又詐為寡嫂訟田遂不仕

將作大臣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與兄子

隱身漁釣終于家

臺終字孝威魏郡鄴人隱于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自業童帝

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終載病往謝刺史

乃執贄見終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終曰終幸得保終性

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及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林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性常採藥名山賣長安市口不貳價三十余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乃不貳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避入霸陵中山博士公車連徵徵不至桓帝乃備纁玄之禮以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不得已乃許諾辞安車自乘紫車冒辰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去牛康即什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使者欲奏殺亭長康白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逃遯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為竇仰慕松喬導引之術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宜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于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于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綺龍弄鳳翔喜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余竟不敢聚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于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焉

馬瑤隱于沂山以免置為事所居倍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載良汝南慎陽人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弥年不到州郡追
之乃遜辭詣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優遊不仕
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姻輒便許嫁踈蒙布被竹祠本茨
以遺之五女遵其訓皆有隱者也風焉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
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輒尚書南陽張溫異之使問
曰人皆來觀老父獨耕不輒何也老夫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
白與言老夫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
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疲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
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
為吾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

張外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卓而言外曰吾聞趙殺鳴犢
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遊而不至今官豎日亂陷言忠
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姓命之不免
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大息言曰吁二大夫
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
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之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觀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
賓荊州刺史劉表數言詣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
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
龜鼃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
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什耕于隴上而妻子耘

於前表旨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

魏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後漢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余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竄于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欲遣舡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裳料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

去乃出自作一蝸牛廬諍婦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褥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于人相遇輒不道藏隱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孤兔同群不肯妄語明帝大和青龍中嘗持一枝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齊王嘉平中大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與語不應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来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計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歎曰祝魼祝魼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咩羊更殺其羖羴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

意疑祥羊謂吳歿癡謂魏于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即河東
董經時佳異節與先非故人密住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
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潤手念其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
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息因復曰念武陽不先乃曰以報之矣經
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高
傳曰世莫知先所出乎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久毋兄弟妻
子見漢世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河河之湄獨
止其中冬夏常不着衣臥不設度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体垢
汙皆如泥漆五露行尽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飲食則為人賃
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不肯
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經不與女子逆而視口未嘗言
雖驚有急而不與人語遺以食而皆不受河東大守杜恕以衣
段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不足大守董經因事過視以衣
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寢遭冬雪大至先
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
日百歲余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也刑之所石可釋者
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

所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弃榮未什衣服離室絕物親戚聞
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
寂之幽一也天之人不足以推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
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又其至也豈群言之
所能契鬚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
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怒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
累其心捐視听不以汗其耳目舍足于不捐之地居身子獨立
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義皇以來一人
而已矣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玄位之性同
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則之

扈累字伯仲京兆人後漢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
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鳴情常食青箱芡華年似五六十者
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余歲矣初累年四十余隨正方游學人
謂之德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乱又隨正方南入漢
中漢中懷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徒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
文帝黃初元年又徒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甌甑為

障施一樹牀食宿其中晝則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咏內書人
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齊王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
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禪糧糧盡復
人入與不取食不求美衣敝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後漢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
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
事于衆輩中最玄默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
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咏到二十五年漢
中破隨衆還常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弊布連
結衣体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
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
取旁人問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
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癡車騎將軍郭淮有意氣
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
一胸糒一升而已

蜀譙秀字元彥巴西人性清淨不交于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
從兄弟及諸親舊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
又雄叔父驪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

晉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于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
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
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則出便大笑時游人間所
經家或設衣食者無所受辭去皆捨弃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

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於蘇門
山遇之與商略今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因長嘯而退
至半嶺聞有聲若鳶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笑也遂歸著大
人先生傳嵇康從之游二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
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
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
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
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
作凶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晉魏去就生嫌疑
故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
逍遙吟咏嘗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
佳繇則不肯受或見椎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著作即數
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以今堯
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其卒章云万物皆賤惟人
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園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于
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

朱冲南安人少學而貧武帝咸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
又語曰東宮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為太子
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每採
招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蟻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

之仕謂之曰鄉清亮負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
何其辛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
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過濁代念與
屈生同汙共泥若汗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
于郡府之間乎聞君子之談不覓寒毛尺載白汗四匝顏如渥
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
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

郭文字文學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逃遊年十三海遊山林弥
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
之石亟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余杭大辟山中窮谷無入之地
倚本于樹苦履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入室害人

而文獨宿十余年卒無恙害常著鹿喪葛中不飲酒食肉區種
菽麥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勸色王道聞其名遣人
迎之文不肯就舍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大
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
踣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弃之何
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
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意生
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獨病遭命則鳥鳥所食
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蝼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
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
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

日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太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
食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無琴書之適不脩
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
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
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
金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受好事少年或問以水旱之祥忠
曰天不言而四時行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
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
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余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
之意浴起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髮落不堪衣冠
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
獨善之美有余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
昔因喪亂避地太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
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祝非敢竊擬山棲之
性情存巖岫乞還余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

范長生隱蜀西山巖居穴處求道養志後蜀李雄迎欲立為君
而臣之長生固辭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行清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郝愔
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
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
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陶淡侃之孫子長沙臨湖山中結廬居衣養一白鹿以自偶親
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
縣埤山中終身不反莫知所終

宋織敦煌效殺人隱居于酒泉南山太守楊宣畫其象于閣上
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
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鑼鼓造馬織高樓重閣拒
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得可仰而形不可觀吾而
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清壁萬
尋竒木蔚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適人遐實勞我心
葛洪為人本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于余杭山見何
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洪尤好神仙造養之法從祖

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練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
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以內學逆占將
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傳玄業兼宗練醫術後選散騎常侍
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練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
求為句漏令成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
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
浮山練丹嶽來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
室叅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
尋師尅期便發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忽然若卒棺甚輕
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家世上族而邁少恬靜不慕

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過太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
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
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余抗懸雷山
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
處于是立精舍于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山
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携其
洞志游名山焉初採藥于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映欲斷
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
與語以此為藥服常一氣千余息穆帝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
山登巖茹芝眇尔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
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弭月
忘歸相與為世界外之交玄於義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
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
之自為傳述灵异之跡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
皆為之羽化矣

翟莊字祖休湯之子少以孝友著名逢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
後食語不及倍唯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
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
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
不復釣端居華門歡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

瞿剛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海西公太和末常居
宣城郡界文眷山中有瞿剛因以為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從

之既至見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友數十人皆
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名贊竟卒于山中

孟陋武昌人少而真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
及世事未曾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
也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
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好之身游山澤志存遯逸常採藥至衡
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園一園閉一園開水深廣
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代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園中皆仙靈方
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其處也車騎將軍桓冲聞
其名請為長史麟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麟之折樹條桑使
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往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于是
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語父使麟之于
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仲冲人代麟之斟酒父辭曰若使從者
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之九域山谷冬衣單布寢處
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傳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
人或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暱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暱不言不拜
衣食舉動如在九域賓客造請少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少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
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崑間欣然自得年余九十操尚
不虧與公孫亂俱被慕容暱徵至鄴及見暱不拜王公已下造

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詐狂瞞送平郭後符堅又將被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石桓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羨衣必塵敝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吊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王嘉隴西安陽人不食五谷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未弃其從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問而復隨之乃迂于倒獸山符堅累徵不赴公侯以下咸躬往叅

請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

郭瑀敦煌人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繙弟子著錄千余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道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直獨遠心與至境宜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恭承事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啟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引故也况今九服分為狄虜二道盡為戎宄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于左袵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視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受綬鷓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

鳥也安可籠哉遂深迹絕跡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迹祿非
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藏值天
錫母卒瑀括髮入吊三角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符堅又以
安車徵瑀定禮義會父卒止

董景道弘農人晉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
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虫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
屢徵皆礙而不達而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為太子太傅
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宋常玄避吏隱于長安南山武帝入關以大尉掾徵不至

戴顓字仲若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顓年十六丁父憂幾滅
性乃與勃居桐廬及卒顓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及出居吳下

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食飲水于林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
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
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武帝命為大
尉行參軍不就及踐祚徵為通直郎散騎常侍皆不起文帝每
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載公山也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
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所遊必窮
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常遊山過沙門什法崇因畱共止遂停三
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盖于茲不覺老之將
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引之
及王敬引等共為人外之遊敬引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

方名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無選唯牀上有數秩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乃逃于上虞縣界第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郡與別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什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以散騎侍郎徵並不就文帝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門館于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搃諸生時國子學未立文帝留心藝術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冬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散騎侍郎徵詣京邑為

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賢堂就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劉凝之自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山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仁州三禮辟不就後又徵為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亢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凝之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汎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山絕嶺人迹難及為小屋居之採菘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未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會稽南山樵

採為業頗能言玄理時為咏歌往往有高勝之言除太子舍人
不就卒山中

閔康之字伯愉河東陽人世居京口寓平昌少而篤學元嘉中
文帝聞康之有學議詔徵之不起弃人事守志閑居下邳趙繹
沙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
山侯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
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干也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
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
相見不通賓客明帝時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

王素有志德家貧母老住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而得
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孝武即位欲搜揚隱退下詔
召為太子中舍人不就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時謂尋陽三隱
以為身不可遣余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徵為太學博
士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遊常以嵇
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

有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其何許人也孫緬尋陽太守日道
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鎮俄而漁父至神運蕭灑垂綸長嘯
緬甚異之乃問有漁者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漁者
耶緬益恠之遂褰裳涉水謂曰現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
勞止吾聞黃金白壁重利也駟馬高蓋榮世也今方王道文明

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故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
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澤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先論榮貴乃
歎曰竹茅簞、河水飲、涓忘為樂貪餌吞鈞非夷非惠聊以
忘憂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王引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性高尚從兄敬引常薦于朝徵之
不就敬引又常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
處名三石頭引之常垂綸于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師得魚賣
不可引之曰亦自不得、亦不賣旦夕載魚入至上虞郭經親
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沈州有佳上水引之又依
巖築室

翟法賜尋陽紫桑人曾祖蕩、子莊子矯並高尚不仕避
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產于廬山頃母喪後便不復還家
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為衣徵拜著作佐郎補散騎侍郎皆不就
後家人至石室尋水因復遠徙避徵聘遁迹幽深尋陽太守
鄧文子表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深幽巖人罕見者如當
逼以王憲東以巖科驅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損有傷盛化乃
止後卒于巖石之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